



金石萃編摘錄
元

10
3871
1



小治切是貞字本



夏殷周秦漢魏吳晉



金石萃編摘錄

上



3871
1

金石萃編摘錄卷上

江德量殷散氏銅盤銘釋文云于于以水外說文柳
楊也从木而聲此从外與下乙外同吳志虞翻傳注古大
篆印讀為柳古柳印字宋景文筆記謂印本柳字後
借為辰恕子詩古南昂與禰猶為韻毛傳昂雷也疏
引春秋元命包昂之言雷言物成就繫雷也外柳聲
一堯典昧谷或作柳谷是印昧聲之轉也石鼓柳作柳
从印

周焦山鼎銘 宋人好辨識鐘鼎文字此銘獨未著
於錄其出於何時何地不可得而知古器銘多用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寄
市島謙吉氏贈

鑿勒字惟石鼓及寅筮文正作攸金勒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久敦又作攸革薛尚功王休諸家皆擇攸為鑿此文亦但作攸釋文攸古通鑿蓋古文之攸鑿勒即詩所云脩革也詩脩革凡四見鄭氏箋或云鑿或云鑿首或云鑿首垂毛公則訓脩為鑿革為鑿首說文無脩字而有攸鑿字訓為鑿首銅明乎攸鑿之即脩也釋器云鑿首謂之革郭景純曰鑿鞞勒也詩如鳥斯革韓詩作勒明乎勒之即革也詩脩革有鶴為金飾古文脩从金與許叔重訓鑿首銅合孔疏謂以脩皮為鑿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伯姬鼎師毀敦並有

縞必字薛氏釋必為縹案攷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

讀如鹿車縹之縹是必縹古文相通此銘亦作也釋

字與康成注合 潛研堂金石跋尾

周鼎銘 勿 出五夫 錢坫釋文

周卣敦銘 其云拜手其手即稽

首春秋曹公子首二傳或作手聲同假借也 潛研堂

周鼎宮瓦當文 既元 研經室文集云嘉定錢君

既勤得古瓦作鞞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可愛

並為之考曰周鼎宮之瓦鞞即鞞引鄭康成大射

儀注證之斯言諒矣元謂說文此卷鞞字二字注曰

被後人刪改其義久晦說文曰豐豆之曲豆滿者也曲
 象形此誤矣當云曲豆之曲豆滿者也曲豆山象形曲
 聲說文曰曲行禮之器也曲豆象此亦誤矣當云曲
 行禮之器也曲豆象形曲聲二徐尚不知曲之為聲
 宜更不知曲之為聲因而刪改耳鄭君大射儀注云
 曲豆字以曲曲聲此正鄭君精于六書之驗鄭注三礼
 多用說文此當許君舊說鄭引之也何以明曲之為聲
 也曲字古拜切古音與曲豆字同一部古音平聲脂微
齊皆仄上聲旨
 尾齊駭賄去聲至未齊祭泰快史隊廢
 入聲術物迄月没曷未黠鐺薛皆同為一部詩三百篇古
 韻朗然可按曲字雖未見於詩而害字從曲得聲

如泉水三章二子乘舟二章蕩八章閟宮五章其
 用韻之處皆與上聲禮體澧鯉最近則曲豆字之
 以曲得聲也明矣不特此也耒部次于曲部許云不
 推曲元謂此下亦當有曲亦聲三字徐氏不知而刪
 之耳耒與曲亦同部相近也以曲得聲者尚有冬冬切一
字從切得聲者首曲
 契契切系切六字曲與曲字同部曲曲豆以曲拜曲皆聲曲山為象形山
 山與曲曲原可不相聯屬故古文曲曲字無山明可省
 去又說文曲曲字上六畫皆當无低古高作拜形今本
 作拜平畫者訛俗無以下筆舉此數證質之既勤審
 定之庶無蔡中郎不分曲曲之謂乎

及

秦繹山刻石 金石文字記云嶧山刻其文有云功戰
日作當是攻字古人以攻功二字通用齊侯鐘銘摩
敏于戎功作攻周禮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王車故書
功為工鄭司農讀為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陳奕禧
金石遺文錄云碑云親軺遠方即親巡又云陀及五帝即
他字楊升菴金石古文作施夜五帝古旁他施雖相似
而尤旁方阜則不同宜從他為近又云燭害滅除害
字上無點篆形似周金雖琳瑯誤以為周非又云刻
此樂石封演身聞記日刻此樂石人都不曉顏師古謂以
泗濱浮磬作碑是也又云功戰日作功攻通用顧亭林

承

已論之余所攷證者凡五字 吳玉搢金石存云金石
文字記云古人功攻二字通用予又按荀子議兵篇
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楊倞註攻當為功國語
辨其功苦韋昭註功與攻同 王昶按鄭文寶記稱
是刻模本徐鉉晚年所得鉉校定說文末附篆文筆迹
相小異者十三字其中親言一一无長六字皆引
李斯刻石為證然所載乃字注云說文作乃李斯
小變其勢蓋即指刻石中既字之旁猶親字乃字
皆舉其半言之然模本既旁作五而說文作乃必
傳寫之謬 廣川書跋云昔衛宏嘗謂古一字有

兩名者就注之御史大夫則大夫也。豈公亦曰夫中有大如千人書千今考禮記檀弓曰夫夫是也則字蓋如此此李斯所得據也。大夫貫籒為夫則大夫同文義亦可知。

秦琅邪臺刻石 金石錄云從臣姓名五大夫作夫夫秦山秦篆亦如此或謂古大與夫同為一字恐不然余家所藏古器款識有周大夫始鼎及秦權銘黔首大安皆用大字蓋古人簡質凡字點畫相近及音同者多假借用之別無它義東漢時碑刻尚多如此

秦瓦當文字 檄 當 秦漢瓦當文字云長作常極

以

作檄者則不多見長常古通借字極字說文從木亟聲敬從支苟聲苟自急救也從半包省從口口猶慎言也唐韻己力切故極字可從敬得聲

開通 衰余 道

漢開通衰斜道石刻始作橋格 兩漢金石記云橋格即橋閣字然閣字本非其義格則枝架之名此格字當為正也 關中金石記云中衰斜作余橋閣作格並古字通

漢祀三公山碑 三條列神迫在領會神壹其位。偏雨 維民無疾苦 兩漢金石記云碑以因為四領為嶺瓦為不蕪為薦禮為醴壹為喜偏省其下疾省其

二云愚按三條下疑是別字

漢嵩嶽太室石闕銘並天四海 金石文字記云並天普
天也古人省篆 黃叔微中州金石記云按銘同崇高神
君曰金石文字記作嵩高按前漢書武帝祠中嶽改嵩高
為崇高後漢書靈帝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為嵩
高則安帝元初五年崇高為是 兩漢金石記云並即普
字誠即戒字崇即嵩字顧氏錄作嵩非也按說文
有崇無嵩徐騎省新附字乃有嵩字注曰中岳嵩
高山也从山从高亦从松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
息弓切 中州金石記云嵩高字作崇見漢時尚無

上
口
明
林
世
世

嵩字地理志有室山高縣云古文以室山高為外方山
也國語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韋昭注崇崇高山也據
此知經典有作高或作松皆後人所改並天四海即以並
為普並普聲相近于五音同為羽也故說文晉以並為
聲徐鉉刪聲字徐鍇繫傳亦有云傳寫誤多之非也
漢嵩嶽少室石闕銘 兩漢金石記云最即叢字說文新
附字最麻蒸也并取聲一曰最也側鳩切然非此字
中州金石記云園陽不作園見漢時無園字說文所以不載
漢開母廟石闕銘 中州金石記云漢時篆書紕繆自
秦隸既行六書之學字日微此文鯨作鮫眠从氏條以

聖堂云西河
國陽焉寶櫃
吉平昭云國當為
國侯都國志及
太原地理志並
作國字也而此
詒並自國其
承龍白誤已不
起于東漢地理
志國陰見若日
方陸師古云王
莽改為方陰則
是當時之誤為
國字然所以致誤
之由竟莫可推尋
史記晉文公據
戎翟居于河
橋奇云北海相
碑拂作輔

國陰之間徐廣曰國在西河音浪當大史公時字未誤三卷國作國後又檢索德云國邑
改為恂邑國陰變為國陰皆為音相近而力更故併志之以見文字之攷訛之有自也

俱別體廣韻作絲玉篇又有作毳皆後世譌字云
木連理于竿條竿亦竿俗字顧炎武以為竿非也
其文之合于古者惟德作真用本字云則文燿以消
搖不以走按詩河上乎逍遙釋文云本又作消搖據
此文則漢時尚不以走後人改亂經文也云九域小其
修治說文止少也讀若輟不知其用意所在廣韻屑
清也止蓋屑之假音音固不必有義惟漢魏人知之
漢北海相景君銘 集古錄云不永康壽余家集錄三
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為糜蓋古字簡少通漢猶
然也 潛研堂云銘辭云空參鼎輔洪氏謂字書
無輔字當是借作拂取輔拂之義案紱冕之紱古
書或作紱此鼎輔當取朱紱之義而以輔代紱爾
王昶云碑陰午即干字干即幹字後漢書百官志
河南尹官屬循行之下有幹小史二百三十一人此碑
故午在循行之後小史之前其為幹字無疑西狹頌
乃刊斯石馮緄碑刊石表績祝睦後碑刊勒金石刊字
左旁皆作午此午即干字之証也鄭季宣碑陰有
直事干四人即直事幹也司馬懿碑陰有諸曹干十
三人即曹幹也詩云公侯干城釋文云干音幹廣雅
甲乙為幹寅卯為支史記歷書作干支古蓋省為

干惟韓勅後碑魯相門下幹則直書作幹矣石金

錄所載學生題名有幹江陽趙嵩是東晉以後尚存此官名

漢敦煌長史武班碑 王昶云商周假貌即遐邈說文

無遐字華山碑思登假之道楊統碑假邇莫不隕涕

繁陽令楊君碑假邇僉服皆遐字也列子黃帝篇

而帝登假張湛注假當作遐漢書禮樂志假秋合

處顏師古注假即遐字其字从彳集韻云邈通作貌

楊統碑勳迹貌矣即邈字歷世墟遠墟即曠字孟子

獸之走墟也漢書李夫人傳託沈陰以墟久兮顏師

古注墟與曠同游夏之游作游見於石經論語而國官

大常十二游及攷工記九游七游六游四游凡旌旗之旅皆

省亦作游游从辵與偃同故名偃者或字子游至孔

彪碑浮游塵埃之外武榮碑久游太學子斥彰長田君

碑乃始旌學則又借為浮游遊遨字矣領校秘鄭

鄭字與奧通禹貢四隩既宅史記夏本紀作四奧既

居爾雅釋宮西南隅謂之隩陸德明釋文云奧或作隩

其見於石刻者譙敏碑深明英隩柳敏碑隩處臧兮皆

以隩為奧而此碑則移下於右也哮虎之哮即墟字大雅

闕如墟虎風俗通引作哮虎費鳳別碑魏大饗碑

皆作墟而此碑與武榮碑則皆作哮也曉忽之曉即

漢

奄字晦日無光也借為奄字平輿今薛君碑心與此同
 百遠之遠即察字漢碑以遠為察者甚多如高虎
 碑遼堂感慟楊統碑百遠歎傷謁者景君墓表
 百遠失氣夏堪碑官遠臨呬楊孟文頌百遠咸從
 李邕碑顯名遠疇皆將字體有遠遼遠之不同也
 武氏石闕銘孫宗仁師子王祖師子即獅子
 漢司隸校尉楊孟文頌 集古錄云碑用字簡省復多舛繆
 惟以以為坤以余為斜漢人皆爾 隸釋云碑以余若為
 斜右充為衝詆為抵此為澁陰為陰遠為察幣將
 為斃獸衙為禦縱為蹤憶為積為積西成為西城

趙清水經注
 釋云憲重幣
 幣是惡蟲獸

兩漢金石記云婁氏字原云斜漢隸皆作余捷為皆作捷又
 以漢詆為洪謂詆是抵字惠按此詆字下無點與詆不同
 當是氏字猶費汎碑以妖為氏也 潛研堂云文云高祖受
 命興於漢中建定帝位以漢詆為詆即氏謂高帝興於
 漢中故定有天下之號曰漢猶陶唐氏有虞氏之例也洪
 文惠讀詆為抵失其義矣槍錫猶言槍唐古文唐為錫
 碑又變為錫其義一也股躬疑即股肱字核高義與閭隔
 同 閩中金石記云碑為漢中太守捷為武陽王升之以捷為
 捷用古字說文無捷字 王祖文云惡虫幣將地蝱毒蠖隸
 釋云碑以幣將為斃獸祖謂故獸惡虫對舉當是借幣

敵敵愾通用與敵壞之義首列後漢書董卓傳敵陽狗能
注云續漢書敵作愾是愾與敵同方言愾惡也郭璞注愾
愾急性也列子力命篇墨屏單至嗥咷愾歎與人相與游
于世胥如志也六弟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廣雅亦愾
惡也高郵王君念孫疏證云釋名鷲雉山雉也鷲鳥愾也性
急愾不可生服必自殺也潘岳射雉賦山鷲雉害南山經基
山省鳥焉其狀如雉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鷲雉郭璞注
云鷲雉急性廣韻鷲鷲鷲也鷲鷲亦鳥之惡者是凡言敵者
皆惡之義也周官司弓矢句者謂之弊鄭注云弊猶惡也徐
邈音扶滅反弊與愾聲義亦同故大司寇以邦成弊之故書

愾

弊為愾矣廣雅又云瘞惡也疏證引玉篇瘞惡也怪惡
性也方言詭云瘞怪惡腹也怪與瘞同怪又音大結反說文
跌蛇惡毒長也爾雅跌蛭注云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
人呼蛭子釋文跌大結反字亦作蛭楊孟文頌云蛇蛭毒蝮
謂毒長也跌與蛭蛭與惡聲義亦同昶案王氏之言甚核
蓋二語極言道中陰險之狀故多用惡毒字而借弊為
愾借蛭為跌耳

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兩漢金石記云洪氏所釋給大
酒直大字實與大字不侔而從來無言及之者以愚覓度之
似是友字蓋即發字也既省發為友又省友為大耳

潜研堂云易说卦傳幽贊于神明釋文云本或作讚此碑作
幽讚神明可證陸氏之有本也

漢韓勅造廟禮器碑

金石錄云碑云爵爵鹿祖桓遵枝

禁壹脩飾宅廟更造二輿所謂鹿者禮圖不載莫
知為何器又據字書枝木皮可為索壹陳樂也亦非器

名皆不可曉故并著其語以俟知者

余後見復陽陳氏所藏古彝為伏

鹿之形近歲青州獲一器亦全為鹿形疑所謂鹿者因其形而名之耳

隸釋云君歎者以歎為灑也聖妃者以妃為配也電洗

觴觚爵鹿祖桓遵枝林禁壹者以雷為壘以祖為俎也

云喜與上下文符觚與汗協韻當是壺字也胡犖者珣

璉也碑以皮為暨

廣川書跋云考之字書勅字從束誠

也古者以勞費為勅為資音其文為狹別體 錢穀穀

金石錄記云射禮有鹿中高一尺五寸為鹿形背設圈

筓以納筓筓射畢以釋之器也又有之如屏風所以為

獲者御矢恐即枝其有木正猶俎豆之為相桓也 金安

云韓明府自名勅方來聲云撫至曰勅示有節也故字叔

節以勅為教訛也 金石錄云歐陽公云前世見于史傳未有

名勅者予觀繁陽令楊君碑陰有故民程勅字伯嚴則

漢時不獨韓明府名勅也勅字本音俠去聲今按二君字

皆作飭字解 金石遺文錄云曰莫不驢思驢音驢集韻

歐陽公以勅
教

通作駘曰歎印師鏡印即仰華山廟碑日月星辰所照印也老子銘印其生平劉熊碑莫不師印鄭固碑印號焉也詩瞻印昊天史記帝紀印而射之西漢刑法志天下所印皆同仰也三曰連彌之思連音綽說文遠也彌即彌久也靈臺碑廣漢長王君石路碑防東尉司馬季德碑俱作彌三曰前闔九頭闔即開梁相孔耽祠碑祝睦後碑俱有此字曰以什言教什漢隸字源收入四十五厚作斗白石神君碑粟什五錢什字亦如此寫曰胡葦器用以葦作連連上聲二字之音本同曰日不彘賈價也曰永享年壽年眉字之通也曰旁伎皇代子觀碑文伎以及字而漢隸字源收作

伎又收作暨字之義為長也三至所謂校禁二器則無之校音凡博雅記五也集韻或作益或前漢書疊尊作疊摺文也碑書疊為雷從摺文并官氏并字上作點後碑陰魯自并輝無二點祖桓字用木旁皆字體之變者王澐虛舟題跋原云皇極之日洪範五皇極五日為白極曰洪範五皇極謂之五日皆身稱端字亦皇極之義也并官氏聖妃按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本注亓古其字又姓或誤作并碑書作并隸法小變耳隸辨以為家語作并官氏與此碑同而以作并者為誤今家語三作并以為亓者隸辨誤身聖妃者隸釋云妃為配按古者妃為女子通稱漢曹

金碑大女桃妻。即妃字。魏書刑法志河陰縣民張智壽妹
容妃。則知妃字不必讀作配也。按并字雖隸法有變。不
書作并字。今家語亦正作并。姓譜列并官氏于去聲。敬
韻引先賢傳亦正作并官氏。至并官二字各書俱無可
考。惟字典載之。亦不言出何書。碑陰有并輝其人者。并不
作并。胡犖與用隸釋云。胡犖者。珣璉也。周禮大司徒
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犖。犖。注夏后氏二
十人。而犖。殷十八人。而犖。周十五人。而犖。故書犖。作連。鄭
司農云。連。讀為犖。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釋文連
本又作連。連。連。犖。三字古通用。勅說文犖也。從力來。

洛代切。敕誠也。雷地曰敕。從女束。讀作恥。力切。兩字本不
相通。然經典相承。皆以勅為敕。金石存云。家語孔子
娶于宋并官氏。萬姓統譜引先賢傳孔子娶并官
氏。并讀去聲。皆與此碑同。今關里志誤作并。俗讀如稽
甚。並無形聲。并誤矣。乃或者不考。反以作并者為非。謬甚。
兩漢金石記云。碑云并官氏。聖妃方綱謹按。集韻增韻。韻略
諸書及唐林寶元和姓纂。皆不收此姓。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
書辨證。古清內有并官。復姓注引先賢傳孔子娶并官
氏。生伯魚。近自顧南原隸辨。吳山夫金石文存。亦皆以并為是。
方綱又於國學暨江寧府學。見元明加封詔書碑。皆書作并。

文選子大夫勤
于朝卿士驥
于邑孔穎達曰
驥謂仰冀之也

頌

楷隸相證愈無可疑至虛舟乃以隸辨為誤蓋未之考耳
何義門曰孔子取於并官氏自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及宋本
東家雜記皆作并而正義中反從流俗作并若非宋本何以析疑
張埴曰宋大中祥符元年鄆國夫人勅亦曰并官氏碑字別
體洪釋尚未有盡者如廣韻驥同驥是但為驥字訓耳若
專訓驥字則直當引禮記正義希驥慕仰之義音義皆
當主冀字不必主驥字也又如土仁處土之士皆士字又以粮
為糧以符為符以穎為穎以仲為仲以六為六以露為彪
以罕為皋以咸為威皆假借通俗之漸也潛研堂云碑文
云連彌之思連彌即卓爾也云前闔九頭以什言教後

制百王獲麟來吐什言者十言也春秋正義引易云伏羲
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碑蓋用其語上
二句言贊易下二句言作春秋意心相對婁機顧藹吉皆
釋什為斗文義殊難通矣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禮器
碑霜月之靈說金石者不曉霜月為何語予謂霜月者相
月也爾雅說天篇七月為相禮器碑顏育空桑隸釋
引伊尹生空桑以為不經之甚予謂空桑者窮桑也左氏
昭九年傳遂濟窮桑注窮桑少皞之號也窮桑地在魯
北定四年封于少皞之虛注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顏母生
于曲阜即少昊之虛故稱空桑空窮古書通用洪謨其不

經始未考左傳耳 桂馥跋云碑云連柎禁蓋隸釋以柎為
柎云音凡木名也皮可為索又釋禁字禮器大夫士柎
禁韻按柎即柎字玉篇柎几屬也廣韻柎無足尊也柎
木名可為柎等蓋隸體借柎為柎也特牲饋食禮壺
柎禁饌于東序是則連柎禁蓋皆禮器韓君所造者也
洪氏知柎柎禁而不識柎字蓋疏於清體誤以柎字當之矣
漢角里先生一作祿亦作鹿角聲相近儀禮主人洗角禮記
舉爵角又云宗廟之祭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是也祖即俎字
皆借體也 汪照古石琅玕云禮器碑瑚璉作胡玆車按春秋傳
曰胡璉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易蹇之六四曰往蹇來

連虞翻曰連葦也周禮鄉師葦葦注云故書葦作連先鄭
云連讀為葦車巾車職云葦車組輓陸氏云葦本又作連音
葦管子海王曰行服連即葦漢書連勺孫如淳音葦酌則
知連與葦音義皆同也莊子連字皆音葦說文胡連字又
作連徐鉉云俗作連則二字皆以玉旁俗所作也 錢繹小廬
隨筆去釋按是碑多用識緯之文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春秋演
孔圖云孔子母徵在夢遊於大冢之陂黑帝使請已往夢與
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有所感後生孔子於空桑
之中碑云顏育空桑即其事也 王暉碑又以上仁為士人與
金鄉長侯成碑同連越為卓越猶卓爾作卓瓊也

漢郎中鄭固碑 集古錄云中間又有逡遁退讓之語遁當作循
錮當作固疑漢人用字多假借又疑以疾錮辭謂疾已堅固
若云以疾爲辭覽者詳之 金石錄云碑云推賢達善後遁
退讓詳其文意亦是逡遁之義 隸釋云碑以悞爲誤以詭爲詭
以錮爲固 金石文字記云郎中鄭固碑其文有云逡遁退讓者
逡遁之異文也 碑又書妣爲安與堂邑今費鳳碑同而玉篇
云此安媚切女名也又後人之解也 漢人書有遁甲開山圖雲麓
漫鈔曰世傳遁甲書甲既不可隱何名爲遁因引此碑證爲
循甲言以甲循環推數也今按遁字古人以代巡字者多
當是巡甲太玄經云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曝書亭集云碑文有

逡遁字顧寧人謂是逡遁之異文以予考之集韻逡遁後三
字牽連書之均七倫切音義則一說又釋走字云乍行乍止
也遁字雖音徒困切而配之以走當讀如足縮 如有循之循
以爲假借則可不得之異文矣 金石存云金石文字記云此碑
書妣作安與費鳳碑同今此碑妣字尚存并不作安或亭
林誤記他碑之字也又碑云頤親愛弟頤字作頤變臣爲正
此與前姬字作妣同皆隸變也 兩漢金石記云清眇眇字
即今妙字方言眇小也此當爲妙之正字凡書妙字者當以
是碑爲據 張埴曰臣疾錮辭臣疾句法作讀 錮辭之錮
當作固 潛研堂云春秋晉侯詭諸卒陸德明去左氏傳

作危諸今本左氏亦作詭惟石經猶是危字此碑造膝
危辭為詭則古書危詭通用矣 王暉云碑云以疾錮
解錮即固字謂久固之疾也禮月令國多固疾文選求通親
表禁固明
時注云錮
與固通漢書賈誼傳必為錮疾字又作痼後漢書光武
紀痼疾皆愈又周章傳羣臣以勝疾非痼皆固疾之証
陽說得之張令入垣謂此句當以以疾為讀非是

漢桐柏淮源廟碑 隸釋云碑云奉祀齊絜字書無齊字以文
意推之當為齋戒之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隸釋云釋左傳者以窀穸為厚夜此
云窀穸非借也碑以幣為弊穽為穽意為億即夏則乘先
盥首盥隄即以夏則乘先

金石存云祇傳五教者即尚書之敬敷五教也以祇易敬
以傳作敷漢書文帝紀傳納以言宣帝紀傳奏其言師古
曰傳讀為敷 潛研堂云碑又云天安醇敬即純敬也云
祇傳五教祇傳即敬敷也 廣韻十九侯部婁字下引何氏姓
苑每婁氏今琅邪人此碑有母樓觀一人婁樓蓋通

漢西嶽華山廟碑丞張易字少游 王昶云隸釋云以易為昉易
昉二字皆說文所無徐氏新附昉字云明也按隱五年公羊
傳昉于此乎喜平石經作放鄭注攷工記旒人如放此乎之
放知經典本無昉字列子黃帝篇 昉同疑釋文亦云昉或
作放而碑有張易蓋漢 俗字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王昶云碑云憾哀悲慟憾即感
字說文戚父伐以忒隸變从伐从卅楊統碑貴戚專權韓
敕碑陰彭城廣戚皆作戚可證或釋為哀感非是顧
氏隸辨慟字下引此碑云感哀悲慟憾字下又引作感
哀悲慟一語而兩歧之其誤滋甚慟字說文所無古只
作慟景君碑云敬為慟此云悲慟皆是徐鉉校定說文
新附慟字贅矣

漢沛相楊統碑 隸釋云此碑以百寮作百遼以遐邇作假爾
王昶云碑云百僚歎傷口民假爾莫不隕涕僚字明从
人傍而洪氏誤釋作遼且跋云以百寮作百遼不可解矣

碑習父東光君業
又兼口忠譽又三碑
賊不起又三頤天不帝
銘云黎蒸殷

漢竹邑侯相張壽碑 隸釋云前史多以年為燕海廟碑

弘

嘗借作字 金石後錄云碑以習為龍婁為屢蟬為
蟲觀二為耽二頤為旻黎為黎殿為奠此音之假借
者也蓋為蓋忒為忒恭為恭弘為孔邑為邑堅為
野老為老樸為樸憾為憾弘為弘皓為皓師為弔
眊為疾戮為哉弼為弼冒為正月則字體之加變也說文眊
視近而志遠也引易虎視眊又目下垂為眊俗書引易
誤作眊轉作眊不若此碑之觀二其音相同使人皆知其為
借也夫 兩漢金石記云碑以班為班字此洪氏所未舉者
以婁為屢則漢書多有之 潛研堂云說文眊視近而志

聖云祖所編
摹碑文作渠
後錄作渠訛

遠也觀內視也觀與眈音同而義亦相近先儒傳易皆
作虎視眈眈此碑乃作覲是古人固通用矣王輔嗣釋
眈眈以為威而不猛碑云覲固視不折其節意亦相類也
漢衛尉卿衡方碑 金石錄云碑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蕤儀之
劬勞以蕤我為蕤儀 隸釋云碑隋即委蛇出韓詩內
傳碑以濡為濡倍為背淡為疾 金石後錄作將授緹職
以緹作竟庵離寢疾以庵作奄耀此聲香以聲作馨踏
規履渠以渠作矩銘云樂旨君子以旨作只顏氏干祿字書
旨旨上俗下正旨字漢人用之而云俗何也 金石存云碑云
感昔人之凱風悼蕤儀之劬勞趙德甫以蕤儀即蕤我

然矣至背人二字乃置不論予按背人即邠人也廣韻邠
同邠紂畿內地名碑以邠作邠克長克君作尅能哲能惠
作尅非盡假借必當時經師所傳有此異本也 隸釋云碑隋
字出韓詩內傳內傳久不傳未知洪氏何據經典釋文引韓詩
但作透迤 容齋五筆言委蛇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二曰
委蛇三曰透迤四曰透迤五曰透迤六曰威夷七曰委移八曰透
移九曰透迤十曰透迤十一曰透迤十二曰威迤今此碑又作禱
隋唐扶碑作透隨劉熊碑作委隨枚乘兔園賦作委移
博雅賦陝險也文選薛注周道威夷險也則陝陝亦委蛇之
體而字書尚有透迤威迤陽崎之異此二字固不止十二變

洪公尚考之未盡也。抱經堂文集云碑云感背人之凱風詩
邠亦作邠此併省去邑不虞不陽即不吳不揚。兩漢金石記
云寶即審字檻即攬字。潛研堂云恩隆乾太威肅利以太
即泰字以即坤字說文太古文泰義無二訓故卦名亦可作太
也云感背人之凱風陸德明釋文邠本又作邠顏師古注漢書亦
云然碑蓋以邠而省其邑云不虞不揚之別古人吳虞多通泰
伯弟仲雍以居吳稱吳仲雍而左氏傳論語皆作虞仲是其證
也說文吳姓也亦郡也一曰吳大言也是吳教之吳與吳越之吳無別
體矣陸德明謂吳說文作吳又引何承天從口下大之說毋乃誤
讀說文乎孔氏詩以義謂鄭讀不吳為不娛人自娛樂必謹謹為

聲今此碑作虞、娛亦通用字也碑又以寬慄為寬栗聲香為
馨香邵虎為召虎虎為虎誣為謚剋長剋君剋即剋字塞
二王臣塞即塞字樂旨君子旨即只字皆潘陽洪氏所未及舉也
漢高陽令楊著碑 餘釋云碑以未基為未基釋榮投獻為釋榮
投獻師範為師範穹倉為穹倉據即拜字魏即秋字遊即遊
字 王祖碑云孝丞內發又云丞其孝語本尚書漢碑用丞
者皆作蒸惟此文作丞自高郵王君引之云堯典父頑母嚚
克諧以孝丞又人格姦傳云諧和丞進也言能以至孝諧和頑
嚚昏傲使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訓丞為進雖本爾雅然
以丞、大為進治則不辭甚矣今案經文當讀克諧為句以

孝烝、為句、又、不格、姦為句、列女傳云、舜父頑、母嚚、父號、鼓、又、弟曰象、教遊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瞍、以孝、蔡邕九疑山碑云、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烝、是讀、克諧、為句、以孝、烝、為句、也、列女傳又云、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又、不格、姦、為句、也、經云、以孝、烝、烝、即是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以烝、為孝者、陸賈新語道基篇、虞舜蒸、於父母、光燿於天地、後漢書章帝紀、陛下至孝、烝、奉順聖德、和熹、鄧后紀、以崇陛下烝、之孝、宋意傳、陛下至孝、烝、張禹傳、陛下體烝、之至孝、馬融傳、陛下履有虞、烝、之孝、袁紹傳、伏惟將軍至孝、烝、發於岐、疑、張衡東京賦、蒸、之心、感物、曾思躬

祠

追養於廟、祧奉、烝、嘗與禴、祀、蔡邕胡公碑、夫蒸、至孝德本也、朱公叔墳前石碑、孝于二親、烝、雖、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云、孝章皇帝大孝、烝、家語六本篇、鼓、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之孝、藝文類聚引魏弁、北蘭贊述太子表云、昔舜以蒸、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曲禮、擊、舞、歌、云、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隴、烝、不違仁、廣雅亦云、蒸、孝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烝、為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也、謂之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韓詩云、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皇、傳云、烝、厚也、皇、美也、王肅云、

言其人德厚美也祖案此說極確法言云德諧顏器讓
萬國夏侯湛舞賦納和氣於兩儀兮克諧乎君臣足
與列女傳相證又晉書孝友傳序閔曾翼遵六教而
緝貞規蔡董烝弘七體而垂令迹溫嶠侍臣箴思首
虞之烝尊成周之翼翼烝言其忠孝亦足與廣
雅諸書相證皆王君所未舉者然故史記酷吏傳吏治烝
不至於姦黎民人安是以烝屬下句讀也楊孟文頌
云清涼調和烝艾寧艾字即是以烝之絕句也蓋當時
師承非一故句讀各殊若是參攷衆說自宜以烝之絕句
者為長此碑亦一証也

漢郭泰碑

來齋金石刻考略云林宗墓在介休縣驛路

傍介休碑作界休

兩漢金石記云此本內以瑋為緯顧南

原隸辨之書不著于錄

王祖云碑書赫二字為烝

竟與烝字無異失古人省文假借之旨矣

漢魚目相史農祀孔子泰銘

隸釋云碑以倉為蒼煙為種

汁為叶恪即怖字挈即契字

韻古鄉音字

金石文字記云飲

酒畔宮者泮宮之異文也

金石遺文錄云碑云孝經援神

挈去計切音哭絕也契券或借用前漢書溝洫志內

史稻田挈重其議減注挈收田租之約也又祠孔子以太牢

上從穴又云百辟卿士士字竟作土寫禮器碑四方士仁華

山亭碑卿士百辟周憬銘濟吉士皆作土又云寢息耿
之寢下從侵又云以供煙祀煙音因孔穎達尚書禮于六
宗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禮也釋詁云禮祭也孫炎
曰禮潔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
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鄭云
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禮祀之文在
燎柴之上故以禮為此解耳而洛誥云禋二曰曰明禮又
曰禮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禮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
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禮是精誠潔敬之名耳據孔氏之
疏惟鄭康成有禮之言煙周人尚臭之說若非柴燎以上之祭

則不可以煙氣臭聞盡通禮字之義也賈公彥周禮大宗
伯釋曰按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曰明禮注云禮芬芳之
祭又按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禮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
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用煙
則此文是也鄭于禮祀之下云取義于煙故言禮之言煙
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彼
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于天引
之者正煙氣也據賈氏之疏康成取義于煙與禮並
得相叶祭宗廟祭上帝皆有升煙報陽之意與孔疏
各見異同今觀此碑竟書以供煙祀及焚穀修西岳

廟紀書負柴燎煙魏曹丕受禪碑亦竟書煙于六宗則
知漢魏間學者以煙氣臭聞解禪者猶多博稽旁採吾
于鄭氏之說尤覺信而有徵矣又云庶政軟稱報字從欠
云黃玉韻應古鄉音字嚴發殘碑桓韻佐陳章 兩漢金
石記云假借之字洪所未著者以稷為稷以土為士以軟為
報以畔為泮 小廬隨筆云碑云百辟卿士以土為士按韓
敕碑四方土仁侯成碑遐邇土仁華山亭碑卿士百辟周標
功勳銘濟吉土楊君石門頌庶土悅離士皆作土然漢碑
中土字往往右旁加點正以別於士字也

漢史晨鄉魯孔廟後碑 隸釋云碑以文陽為汶陽濡為壩

② 璽 ⑤

此

金石遺文錄云碑云城池道濡即壩字遂所斂民錢林隸釋
材字作材於文義不能通予細觀碑刻材字如此寫乃材字
材與財通也又云桐車馬者以桐木為車馬史記孝武紀作木
偶馬韓延壽傳曰賣車馬是也碑後有武后大周天祿二年
馬元貞等題名璽即授亦作璽見契苾明碑⑤即月亦作匪
璽即初皆金輪所製也 虛舟題跋云乾元所擬按八卦坤
從三釋文云坤本亦作此蓋即以三而縱之耳孔和碑則象乾地
魏孔羨碑崇配乾元與此略同衡方碑威肅利虬魏廟碑乾
元見徵則又小異孝經後神挈隸釋云即契字待此風死生
契閣釋文云契亦作挈爾雅釋天霓為挈貳釋文云挈或作契

勞治相...
東行道表

則契挈二字古通用汁光之精字原云即黑帝叶光紀也禮記月
令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釋文云叶本又作汁樊敏碑歲在汁洽
又以協為汁史記歷書作洽天官書作叶洽則協叶汁三字古
亦通用不能得香酒美肉隸釋云肉即肉字越絕書陳音對
越王斷竹續竹飛土逐突突正同肉 兩漢金石記云前碑畔官
以鄉音飲之地言故字从官此碑畔官以文學之職言故字从官
漢書諸經列於學官亦以學序之地言之溧水又有校官碑亦
言學校之官隸釋後碑亦作畔官者訛也 潜研堂云漢書禮
樂志桐生茂豫師古讀桐為通言草木皆通達而生此碑云桐車
馬于瀆上亦以桐為通也 授堂金石跋云前祠孔廟奏銘飲酒

畔官此碑官又作官顯數是非訛案官與館通漢書王尊事師郡
文學官注以郡文學之官舍如博士官然則畔官即文學館耳
故文學先生咸在其中今刻隸釋作畔官當未審也 桂馥跋云
吾友武君虞谷謂畔官洪誤釋作畔官韻按前碑云飲酒畔
官此碑亦當為官碑作官者隸體官字多書作官北海相
景君碑陰營陵並作營陵是也

漢孝廉柳敏碑 隸釋云碑以星仲為星中萬基為萬基蒼
潭即漫字流即荒字 金石存云銘云天鱗鯁口字書無鱗
字隸釋字原皆作天憤字原注云義作資奮威外因二書

皆作桐

漢淳于長夏承碑 釋碑云有出南之縱 又云微縱顯魯峻

碑云比縱約產趙圍今碑云羨其縱高外黃碑云莫與比縱

此碑云紹縱先軌皆以縱為蹤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

以碑為勳洩為奄咳為孩 感為成黨為儻 金石遺文錄云碑云策董著于

王室以董作勳公重書董省文也皓天不弔魏修孔子廟碑

太皓遊龍以若世虞氏儀鳳以臨民皆以皓作昊堯廟碑

恩如浩蒼則以浩作昊劉熙釋名云夏日昊天其氣布散

皓也承以六月卒官其用皓字更宜咳孤憤泣以咳作孩說

大咳古文從子作孩張尔公以孩非古文咳觀此讀書通引高鵠

傳注咳與孩同之說是也君之羣感以感作戚譙敏碑察明

尚書

親感與此尚黨魂有靈以黨作儻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徵幸

讀作儻碑又云中曹兔友玩碑字上作一畫第二畫從右轉筆

而左起不平蓋天字也音動博雅不盡天字之謂天韓文舉夫

人墓銘歸逢其良夫婦獨不以年而卒以天又歐陽文忠蔡君山銘

返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計簡文別作友碑所書

是也韓歐用字皆合古義而都太僕錄作兔友何其陋也潛研

堂云碑云策董著于王室董即勳字考易艮九三厲

薰心荀爽本董作勳蓋勳之謬孟子太王事獯鬻說苑太王

有聖人之恩故事勳育史記周本紀作勳育此董勳相通

之證也沈州本因沈水得名今尚書沈州之沈作充與沈水異文

其

執

而說文無充字篆書家不知充字所以難以下筆予謂充
从水者或用止水如江河之類或用橫水如益類之類沈本立水
或用橫水作充而隸變為充爾此碑與曹全碑俱作充亦
二之變文也 桂馥云碑云兼覽羣藝其字以幸案王元賓碑
口心藝術張表碑雅藝收載孔蘇碑經通一藝皆以幸丁鈔史
晨張壽陳球張遷景君亮廟諸碑省幸為幸未有幸
者疑此碑重刻謬與約結二字同也說文執艸木不生也執當
為執不生當為才生木部櫛或作執火部執从執徐鉉謂
說文無執字當从火从執省聲蓋不知執語作執反致疑
于執之字是戴假聲而攻武安矣說文才字多誤為不植田

才耕田也誤為不耕賜才也誤為不生執从執執種也故訓才
生既種矣何為不生乎因此碑牽連及之 古石琅玕云列子

林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死必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洪容
齋曰朽音窻分此碑重後不朽用朽字乃反其意非朽字也

漢李翁西校頌 隸釋云碑以部為部若為空字墜為墜悃為踊
植為殖惠即惡字 兩漢金石記云四方先雖先即无字雖即墜

字言四方之人往來無壅塞也亦世賴福亦即爽字此皆洪所未釋
者 關中金石記云圖後云君昔在龍池修有欽之道以者

阪謂之有欽者因公羊傳以為欽巖故也說文亦謂之岑岑
漢李翁龍池五瑞圖 丁杰跋云文云修嶠欽之道按公羊傳嶠

之欽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文蓋用此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 隸釋云碑以者為友沂為滌 拊即極字

穀即穀字 金石文字記云孔彪碑文有云拊馬者易明夷六

二渙初六皆日用極馬壯極字子夏傳說文字林並作拊音升一音

承上舉也漢時所傳如此而今作拯者唐開成以後所定也又按方

言拊拔也出休古溺為拊周禮職幣注振猶拊也大司徒注振窮

拊救天民之窮者也新唐書曰楊于陵傳拊救貧民用此字又作橙淮南子子路橙溺

而受牛謝注橙音蒸與舉也升出溺人則橙與拊同為一字矣

古又有作承者列子使弟子並流而承之 金石遺文錄云碑

云極馬瀾嘗張橋廣雅曰糾拊舉也曹憲音曰蒸之上聲四聲

蒸拊證職又踰拊拔也又拔拊收也又拊拊收取也又拊陞

也其取用音義各不同又云餘暇律律同達律同是說

文行平易也廣雅律律往來也又云乃碩同隕春秋碩石

于宋五也 兩漢金石記云洪所未著者以穎為穎以游為游

以絮為潔至于律律洪音律大矣切律與而切愚按漢碑

中律從律律皆棲連之或體耳此三字合泐 山左金石志

云遵王之素與古今尚書不同當即遵王之路駁文也段大令玉裁

尚書撰異未及此

漢豫州從事孔褒碑 韓門綴學云史有誤字如孔褒後漢亦

褒

褒

漸漂歐誤
作嘲隸天位

漢李翁新里橋卮閣頌 廣川書政云昔歐陽文忠公嘗疑醒散關之
嘲漂從朝陽之平煇按顯古文顯字濕川漢作濕讀謂川在甲
濕書學至今同文古字濕作醒又作隰故漢人濕又作思然則漂
當作濕燥古文作煇蓋與參同體其言醒則與易同卜用
醒亦易也 隸釋云煇即燥字醒與釋同太史公書皆然
楊著碑醒榮投敵景君碑農人醒耒之類是也其云
勞日稷蓋用穀梁子曰下稷之文靈臺室費鳳碑亦有之以
橫柱為橫注八盈溢為溢溢行理 金石文字記云其文有
云醒散關之嘲漂者楊用修以醒為釋嘲為潮漂為濕是也歐
陽永叔集古錄曰後漢熊君碑其書顯字皆為顯按說文

顯從艮聲而轉為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愚考曰糸字曰糸
乃顯之省 說文艮曰中視絲古文借以考顯字從阮碑陰顯字賈肯從顯而後人寫作田者誤也古
人以濕為漂者不一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於水泉聲地合
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侯忠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駟西王侯
冷廣以濕沃公士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昆邪
霍去病傳王莽傳並作濕陰地理志平原有濕陰縣而水經
濕餘水亦漂字之異文荀子窮則棄而傑注傑當為濕韓詩
外傳作棄而累魏建威鄉侯劉靖碑隰字作隰惟其以日為
田此永叔之所以疑也 金石存云改解危殆即便求隱即穩字
從禾穩安也從隱省古人通用安隱 兩漢金石記云顧氏謂

所

以日為田此水叔所以致疑然濕陰之濕它合反與燥溼之字不同隸辨乃援濕陰地名以實濕溼本一字之說則誤矣以兌之間以即坤字諸本皆作川非也皓即昊字南即兩字洪未釋也兩洪釋誤為兩

漢大尉楊震碑楊憲佐命 王昶曰喜字下念古字通用

漢司隸校尉楊淮表紀 墨池彙錄云唐人書葉法師碑宋人

書杜詩禹鑿寒江之句皆以鑿為蓮 兩漢金石記云款

即隸之省年即年之省也 摘奇云按心字通公華傳漢書皆以蕭隸作蓮即當之變體蓮為蓮之誤也

漢敏陽令楊君碑 隸釋云碑以假爾作遐邇植作特帶

作紱俞作愈輪作齡亨即克速即迹字契即紮字侵即退字

摘奇云退作侵

碑文
司款校尉
元弟功德年歲

碑作迺

陸即地字迺即乃字陸即陸字 王昶云碑云叫天訴陸

即地字籀文地作陸此省以豕無極山碑與天陸俱生

字與此同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隸釋云周官注云義儀二字古皆

音儀詩以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

中阿太玄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析作蟻徐

廣音儀船作儀漢碑凡莢莢皆作莢儀此碑又作莢莢義

銘詩煥矣灼灼俱易火以日令德孔鑠又復以女若堂作棠

則它碑亦有之 碑以莢為看縱為蹤所為析緹為莢

字莢即琴字善即 兩漢金石記云洪氏引毛詩左傳周

卅

摘奇云隸釋引此
陸作陸与石字異

官太玄諸書為義我通用之本是固然已然此碑以義
我作義叢字从艸是又微異耳又洪以棊即看字顧
南原嘗辨其誤謂即棊旅棊木之棊顧說是也蓋棊
即刊字猶筆削勘定之義爾又洪以緄即衮字按詩衮
職注雖以衮冕為訓然玉篇緄古本切織成章也則緄字
自亦可通遐邇通怛惻顧南原云惻疑即惻字非也按詩俾
彼甫田陸德明云俾陟角反韓詩作劉音同云劉俾也俾
云俾明貌疏云毛以為俾然明大者可見俾字本有大義
矣爾雅劉大也注云劉義未聞然爾雅注云劉音卑則是
劉有卓單二音矣疑當時方言惻與悼通也雖輶軒絕

代語所未採然似可備一說不必以去入之界為疑耳說文悼从
心卓聲徐鼎臣謂悼當以單省卓非聲者誤也奏字內
非从夫其上一畫乃逆筆予有舊拓本驗之乃知也何義
門云奏字篆從本楷書未知當何從也魯峻碑奏字稍
與本字為近耳案今所行婁氏字原顧氏隸辨板本則皆
逆作夫字矣洪所未釋者恪即恪術即巷也蠲字益旁
益變為三猶以水也王氏仕諸字中皆加小畫則隸體涉
筆之偶變也至碑陰字體則高城阜城皆省作成
黎陽黎作犁蒲坂作反壬端壬輔王皆作壬山左金石
志云公羽閣學云詩俾彼甫田韓詩俾作劉有卓單二

音疑當時方言惛與悼通翁說是也悼字或作釣則悼
字亦可通作惛悼單悼皆以卓聲得古音卓聲到聲同
在一部本與銘辭上下諸韻合或以為字書無惛字
以音義求之似與惛字同疎矣碑陰二列洪氏未見其中定陶隸
真張力臣釋為隸真亦非是 王昶云文云析薪弗何
何即荷字論語荷蕢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儋也
儋何也徐鉉曰云碑陰定陶隸真志濟寧州志作隸真攷
字書無隸字通志氏族畧複姓游隸氏英賢傳
游隸子著書一篇言法家事漢書作游隸萬姓統
譜王莽時又有司馬隸並漢人謬篆多書隸字為隸隸

其姓也牛氏金石圖隸亦作隸重刻為渾皆誤

碑文君敦詩
說禮又云經營
拔涉又云持英
乃肱

漢武都太守耿勳碑 隸釋云碑以說為閱以拔為跋 兩
漢金石記云英即莽字蕩陰令張遷碑八月英民即字
苻英乃昨者昨即福祚之祚古通用也云匪皇啓處者妻
氏字原啓字下引靈臺碑匪皇啓居與詩不違啓居同可
證也又洪氏釋云碑以說為閱按此碑敦詩說禮說與閱不同
也 潛研堂云洪氏隸釋英字未誤英與莽同即策字漢時
郡守賜虎苻及策書故有苻英之語翁釋為莽恐未然
王昶云文云開倉振澹與贍同史記司馬相如傳澹沈澹
葛漢書作灑沈澹定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

師古注澹古贍字荀子物不能澹則必爭楊涼注澹讀曰
贍鹽鐵論飢寒於邊將何以澹之又云哀元之末澹張
納功德叙卹澹凍餒亦以澹為贍振與賑亦通碑作振澹
皆借用字金石錄補直釋為賑贍失其旨矣

漢聞喜長韓仁銘 兩漢金石記存云漢書地理志後漢郡國志
皆作聞喜劉寬碑陰河東郡聞喜作喜與此碑同史記
周本紀無不欣喜漢書郊祀志而天子心獨喜師古曰喜
讀曰喜急就章勉力務之必有喜皇象碑本作喜二字
音義同 流牽桓命即不幸短命也郁閣頌莫流創楚
不作流此又因流而變之與流字無異說文幸字本作

牽其大下著羊者音達漢隸多借用之曹全碑不牽
早世是也廣韻桓同短逢盛碑命有悠桓郭亮碑不
牽桓祚皆同 兩漢金石記云碑以喜為喜流為不桓
為短罕為罕牽為幸王任中皆加二小畫皆隸之通
變也

福壽

漢豫州從事尹宙碑 金石文字記云鉅鹿之鹿不當從金
位不福德福字亦副字之誤 金石錄補云銘云位不福
德壽不隨仁福解作副按福音富與從示者不同壽
字隸法亦少異于婁壽張壽諸碑 金石遺文錄云碑有
云支判流儂……者流遷也子孫遷移于三川趙地也家于偽

陵僞字去邑從人前漢書僞陵師古注僞音偃本從人後漢書作隄陵觀碑知後漢時仍作僞寫今范史乃俗學傳改之誤也 兩漢金石記云碑以僞為遷以僞為鄔以穎為穎勛力有章句驗石是力字諸家並作功誤也 鉅鑊郡鑊字廣韻注云案漢書只作鹿是漢書省作鹿非鑊之加金也 潛研堂云金石文字記謂鉅鹿之鹿不當從金然廣韻明言鉅鑊郡名後魏吊比干碑陰有鉅鑊伯魏祐北史有鉅鑊郡守元道龍顧氏特未詳考爾 按堂云碑云位不福德顧其林謂福亦副之誤不知福即副本字匡謬正俗文已詳言之然則福非誤

也惟顧氏所指鉅鹿之鹿不當從金案玉篇鉅鹿俗作鑊蓋漢人亦未能免此：伯喈刊正之功所為不可以已與 古石狼牙春秋遂滅偃陽疏云左氏經作偃字音夫目反詩小雅采芣云邪幅在下毛傳云幅偃也所以自偃束也一音逼近之逼釋文云偃音福惠棟曰案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以彼力反者非也穀梁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傳陽案古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傳本古敷字今亦讀作副

漢校官碑 隸釋云刻省其刀賢去其貝干侯用張者周禮士以三耦射豨侯大射禮用干字

碑以犂為犂甲為俾廛即厲字樹即野實

評文
禽女受禱
親取寶智
師取位多

即責字

王著校官碑考云孤作菰 金石存云碑中用字類

多假借洪氏釋之良是至云刻省其力賢去其貝則有不盡然者按說文交傷也六書略云擣傷也禽姦猾即用木字于

義固通不事借交為刻也說文取賢也古文以為賢字表良

碑優取之寵與此碑正同蓋用古文亦非故去其貝 兩漢

金石記云隸釋本不可信者寔多 蘭之為蔓則又何待釋

以愚論之蘭字非蔓字乃曼字也蓋曼衍之義於勳字

為近而是碑菰菼皆以艸是以知之也取之為賢洪所未釋

而隸續云說者謂校官碑親取寶智因蒙下文從省今按

碑中取字凡兩見豈皆蒙上下文耶不待援鄒氏鏡銘而後

趙勳字蔓
伯

知其說之謬也 潛研堂云說文取堅也古文以為賢字公羊

經鄭伯堅衣釋文本作取疏云穀梁作賢蓋取賢本一字

古今文異爾今本公羊穀梁皆作堅與左氏同矣此碑親

取寶智師取作朋皆以古文其書籀豆之籀為圖亦籀

文之變也 投堂云碑稱布政優 詩以布作敷說文引書

敷重奠席敷亦作布儀禮聘禮管人布幕於寢門注今

文布作敷是布敷為古今字

漢白石神君碑 隸釋云碑以番昌為蕃昌拓即拓字

金石遺文錄云兩漢書俱作母極碑作無極如云開拓舊

拓字徒各切音託字書張衣令大也張楫廣雅拓大也

碑開拓舊拓

漢隸字源曰桐柏廟碑開祀神門無極山碑恢祠宮義祚
 拓本是開拓之義如登峰嶂同嶸楊雄甘泉賦似此
 宮之峰嶂亦可省作嶂又云萬壽無疆即疆字張公神
 碑疆界家靜呂君碑謹守疆易朱龜碑疆土漢書王子
 侯表疆土過制與壇同永番昌即蕃字之省無極山碑
 草木蕃茂前漢書卜式傳隨畜牧蕃與此同又有云地無
 魚鱉陽漢隸字源曰說文新魚精也左傳曰冬無伏陰夏無愆
 陽魚鱉愆無通理此語未得其解錄之以俟博雅者 金石
 存云漢軹家釜斗字作什金石文字記云升晉陞什音斗
 昔人以其文易混故改什為斗碑云年穀歲孰百姓豐盈粟

升

升五錢此字當是斗字碑乃作升此筆畫小訛書鑄之過
 若粟升五錢又何足稱頌乎兩漢金石記云吳辨粟升五錢
 是斗非升以為書鑄之過不知石本實是什字並非升也
 潛研堂云碑以幽讚為幽贊無疆為無疆亦洪氏所舉
 漢尉氏令鄭季宣碑 隸續云其間奇字如書飢作飢書夙
 作夙一隸字未詳碑有放鵠之句上下文利滅不可考鵠
 與鵠同音鵠鵠是鳩名恐是用趙簡子放鳩事 碑陰
 督郵邯鄲璣名字之下細書四字今司公掾末有首事干
 四亦是干為幹 漢隸字源云碑飢飢為飢飢夜在公之飢
 即夙字放鵠之鵠與鵠同音鵠鵠是鳩名其即棋字變

即隸字 兩漢金石記云隸辨援古文尚書鵠吸字即隸
愚謂此說亦非也廣韻鵠鳥名人面鳥喙鵠四凶名鵠
也古文尚書作鵠此二字無論其是二是一要之是舟
非从舟也 洪妻所未釋者噢咻字左傳昭三年民人痛
疾而或噢咻之注噢咻痛念之聲正義曰賈逵云噢厚
也休美也服虔曰噢咻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久
毋以口就之曰噢咻代其痛也杜云噢咻痛念之聲其意
如服虔也愚按下文云其愛之如父母則正義以口就之其
說精矣咻字說文不收玉篇許玉切噢咻痛念之聲也又
許流切廣韻咻口病聲也觀玉篇噢咻从口則噢咻二字之从

碑車未抗駕

口更於聲意皆無可疑者矣說文抗解抗也他括切 王昶
云碑中觀字从車洪氏皆以為奇隸字洪亦未詳昶謂觀
與載同實非觀字顧氏謂古辨之甚核說夙早敬也徐鉉
等曰今俗書作夙諺是夙字本應作夙碑作夙者字
體小變猶觀書為觀非奇字也隸字左从香即香右
从察者古老子復字作夙則夙是古文復字以此釋之
定為觀字無疑韻字見韓詩說文碑云恩尊人之口口
恩即恩字又云咨父事君四字今已全泐然借咨為資
洪亦未舉

漢鄧陽令曹全碑 金石文字記云大女桃斐楊雄反離騷

昔仲尼之去魯号斐。遲。而周邁師古曰斐。往來貌也。列仙傳江斐二女則竟以為妃之異文。文選左思蜀都賦。嬈江斐於神遊吳都賦。江斐於是往來五臣並作妃。其字亦可作媠。真誥江媠登眉而解佩。按魏書刑法志有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則固有以民間女而稱妃者。金石遺文錄云。至于書法所當放者如廓土序竟即斥境序彰長碑序字亦如此寫。又和德弒父篡位弒字從戈。又充膿之仁充即吃字前上聲說文嗽也。亦作斂。蔡邕釋誨。庶類含目。斂滋。又威年諸責。音彬。後漢崔實諫議大夫箴處有誦誦出有旅責。又續遇禁囚即綱字去系。又人裏不安即懷字。又賜

碑威家瘳悞

遂訪故在

瘳盲瘳即疲癯之瘳。又安殊荒。字無草頭。周憬功勳銘荒忽柳敏碑不癡荒。考費鳳碑絡于大荒。沈子琚江堰碑田邱荒皆如此寫。說文荒水廣也。此碑予所考證九字。既解庶幾無遺義矣。金石圖云碑悞即快字。兩漢金石記云碑以充為吃而充豫之充仍作充。又以瘳為瘳。以斐為妃。以七為匕。以暈為量。以襄懷皆為懷。顧寧人以遂為遯。蓋出偶然審視之誤。至巴郡胸忍令則胸忍縣名。載於後漢書郡國志。巴郡條下其文無異。而顧氏以為別體字。則不可解矣。按堂云米什坑云史載疏勒王臣般名為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

云和德祇文德與得文亦不同予嘗推之漢一字石經論語何得之衰今文得作德史記孟嘗君傳齊湣王不自得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遺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漢書項羽傳吾為公得晉灼曰或作德然則得與德古字通也 桂馥跋云碑云巴郡胸忍令張納功德叙西嶽華山亭碑雍勸闕亦作胸忍漢地理志巴郡有胸忍縣後漢書郡國志與地理志同吳漢傳作胸腮注引十三州志云其地下隰多胸腮蟲因以名縣徐鉉說文新附胸字注云胸腮蟲名漢中有胸腮縣地下多

此蟲因以為名以肉旬聲攷其義當作潤蠢如順切腮字注云胸腮也尺尹切三國志注引英雄記屯胸腮裴音云上蠢下如振反戴侗六書故云蚯蚓古謂胸腮又謂曲蟮蚯蚓同聲韻按玉篇肉部無胸腮二字其為後世俗作無疑顏戴說與碑合徐氏謬也廣韻上聲準部胸字音尺尹切注云漢胸腮縣名腮音閏去聲稊部腮字音如順切注云漢胸腮縣名腮音蠢此與徐氏閏蠢之音倒互集韻胸字注云胸腮縣名或以勺俗作胸非是此又沿龍廣韻而加武斷者漢蕩陰令張遷表 金石文字記云其文云荒遠既殯者

賓之誤中寒於朝者忠之誤而又有云爰既且於君則暨
之誤古字多通而賓旁加夕已為無理又何至以字離為
二字也 曝書亭集云碑銘書蔽蒂棠樹為蒂沛按堯
母祝睦魏元丕三碑其書蔽字略同而蒂作沛則此碑所
獨也 金石評攷云碑曰禽狩所有當是禽獸爰既且
於君當是既祖古字通也 金石圖云碑云張是輔漢
是即氏字韓勅後碑於是作於氏漢書地理志云至元
孫氏為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三國志吳有氏儀孔融
嘲之曰氏乃民無上儀遂改姓是 藝於從政諸家皆
作從政非也此蓋用魯論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句政字

左畔微有損壞遂與政字疑似竟釋作政于義不通

抱經堂云碑云其其纏連即蟬聯也碑又以禽狩為禽獸以殞
為賓以張是為張氏相係為相繼中寒為忠寒珮璋為
佩韋蔽沛為蔽蒂羈即羈字璽即璽字僚即僚字
其即其字 兩漢金石記碑以蒂為策狩為獸殺為殺羈
為羈殞為賓是為氏中為忠璋即韋因佩而加玉也雖以
虫今乃以舌與言相似隸之小變也祚即祚變示示禾漸開後
人行楷之假借矣集韻纏即纏字連陵延切纏縷不解也
此蓋以為纏聯字也顧云美釋羈為羅釋來為來羈固
非羅字來亦恐非來字 吳山夫云藝於從政諸家皆

摘奇云策作蒂
八月英民

茫

作從改非也愚按此說於文義極通然恐吳氏所藏本此字
紙墨壞耳今以精拓之本與舊拓本相對諦審明白是
改字並非改字左畔因損而疑似也然吳氏之說頗有
理以此推之則是碑撰文之人未必即書石之人想東漢時
能書骨史之類固不乏竟似草稿審視未明而茫然下
筆者如此則爰之為爰暨之為既且以及來字之類或
皆誤筆未可執一以論矣 碑陰珍即珍字吳山夫
作玲非也 潛研堂云都氏攷稽未審釋文多誤如以籌
策為蕭何之類八月人見後漢書皇后紀碑云八月
笑民不煩于鄉笑作笑蓋省文而都氏釋作笑字亦

誤也碑云張是輔漢世載其德爰既且於君詳其文義
謂張氏仕漢世、有德後有興者且于君也顧寧人
讀作爰暨于君以既且為暨字之誤釋爰為爰雖本
都氏尚在疑似之間以既且為暨乃由臆斷遽詆碑為訛
謬豈其然乎 山左金石志碑中通借字近時諸家言
之詳矣惟爰既且於君既且二字顧寧人以為暨字之
分遂疑是碑為後人摹刻殊屬非是元安既終也且始也
詩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和且平終其永懷又寤陰雨終
皆當訓既詩鄭風溱洧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
既且即終始之誼與此可相證也詳元所撰釋且篇

授堂云碑載張君除穀城長蠶月之務不閉四門臘正之
僚休因歸賀桂未谷說僚即蔡之異文余謂僚釋作
蔡句內臘正無所屬矣僚指祭祀之祭漢正臘日有此
舊典續漢書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已交勞農夫
享臘以送故初學記引今本無以送故三字獨新臘者歲終大祭從吏人冥
飲是也後漢書虞延傳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
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還華陽國志王長文傳試守
江原令縣收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值臘晦皆遣歸
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此皆因臘縱囚與碑所稱正合癸
丑二月遇桂君于歷下舉是以質君日子言良是向所證

誤也因附記於此 碑後又言詩云舊國其命維新經句亦可
裁節便以成文愈為巨謬矣惟舊國今作邦疑亦非避諱或
漢時所傳本如此樊毅碑劉熊碑皆直書邦字可證也
顧氏所指中為忠之誤中忠自通用非誤也 桂馥跋云碑
云臘正之僚休因歸賀都氏釋僚為際案僚字不見於書
際即祭之異文隸書偏旁隨意增減如孫叔敖碑以浪為泉
孟郁修堯廟碑以欄為闌此類不可枚舉小爾雅蔡法也尚
書禹貢二百里蔡鄭康成注蔡之言殺滅殺其賦春秋左
氏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釋文云上蔡字說
文作黎玉篇云黎書作蔡字漢書宣帝紀元康三年詔

骨肉之親祭而不殊昌邑王傳作析而不殊吳仁傑曰祭當
作粢說文粢散之也散與析同義此碑蓋謂張君治穀城末
減獄頌省刑釋囚故下文云尚書五教君崇其寬詩云愷悌
君隆其恩是則際之為祭無可疑者都氏何据而釋為際
邪

漢魯相謁孔廟殘碑 山左金石志云假爾即遐邇已見隸釋

漢竹葉碑 王昶云文陽即汶陽

漢子旂殘碑 睢中溶跋云按說文游字在方部从方汙聲此碑作

旂蓋省文後人去水加走則失六書之指矣

漢正直碑 安陽縣志云第一行正直是以詩小明作正直是

與考儀禮鄉射禮執弓各以其耦進注以猶與也今文以為與
則詩所謂與者今文此碑所据古文也後文六辭曰集韻其
古作六是碑足以證明古文字如此

漢武梁祠堂畫象題字 隸釋云碑以樊於其為樊於期秦武

陽為秦舞陽媿女為醜女凱式為楷式班連為班爛者即

嗜字刻即劫字採即將來字魏即魏字 學齋佔畢云如祝

誦氏不知其為沮誦或祝融帝嚳氏作帝佶殊可以証古

辨今 潛研堂云蓋圖伯俞事以榆為俞也錢唐何夢華云

榆上一字尚存木旁當是柏字漢書古今人表多以柏為伯

也范且之後又有魏須賈一人賈字雖泐其上幸猶可識戰國

赴火如二 聖云如
讀與石室群編圖經字
不泐也如之如向

楛

秦漢人多以且為名讀子余切如穰且豫且夏無且龍且是
且苟或加佳如范睢唐睢文殊而音不殊也胡身之注通鑑
輒音范睢之睢為雖是誤以為目苟矣據此碑可證明胡注
之誤 山左金石志云御軍失楛諸家皆釋為楛字謂與鞅
同今黃君小松云是楛字與上句移字為韻蓋即鞭筆字也从
木與从竹同意 其即期字案孔子間居夙夜其命宥
密注詩讀其為基士喪禮度茲幽宅兆基注古文基
作期是基其期古皆通用武陽即舞陽左傳蔡侯獻
舞穀梁作獻武是舞與武通也壬即王字見魯峻
碑陰 媿即醜字

漢武氏左右室畫像題字顏淵獨處飄風暴雨婦人
乞宿升堂入戶燃蒸自燭懼見意疑未明蒸煮搗
芒續之 戶沙握火 乞宿婦 山左金石志云
詩巷伯傳云顏叔子至繼之即其事也惟此云燃蒸自燭
又云搗芒續之皆與彼異案芒即芒字錢辛楮少詹
云何休注公羊云禮取毀廟室芒以為死者炊沐則芒
可為薪矣搗之言抽、屋芒以當蒸燭二文相須其義
乃備 范贖代兄事不見記傳主即士字考與詩山有
樞弗鼓弗考同皆為攷之假借說文攷敬也攷擊也今
俗作考字

壁流離

漢武氏前石室畫象題字 山左金石志云榜題主溥車三
字薄字以艸隸變也 榜存孝子刑三字刑即邢字益邢
渠哺父事也 榜題秋胡婦三字胡字从吉漢鏡銘嘗
有之 榜題齋王三字齋即齊字

漢武氏石室祥瑞圖題字 山左金石志云不漉池如漁則黃
龍游於池凡十一字如讀日而古而如通 左題一行云壁流離
王者不隱過則至凡十字流離同琉璃 上題三行云比目魚王
口明無不濟則至泐一字濟即禦字 右題一行云皇帝時
南夷乘鹿來獻巨賜凡十一字夷字半泐案符瑞志云黃
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巨塗也又云巨塗三禺之禾此益以

豸

皇帝為黃帝以巨賜為巨塗也 上題三行云白馬朱獵
口口口口良則至泐四字符瑞志云白馬朱鬣王者任賢
良則至此以獵為鬣

漢周王齋王畫像題字 山左金石志云題云此齋王也四字
齋即齊字與武氏祠前石室畫象同

漢瓦當文字及月豸豸豸豸 秦漢瓦當文字云說文喜樂也
喜意說也漢書喜悅字多有作喜者後人乃喜喜通用
魏上尊號碑 兩漢金石記云柱即柱字倉即倉字泉即
泉字至於光被四表則漢末之文亦已如此建安黃初間
為將相者必非臨文時甫就經師取料則其為東漢以來

傳誦如此之本可無疑者而戴東原必謂古文堯典作
橫被四表橫轉寫作枕之文脫誤為光以此矜言復真
亦可以不必矣 吳禪國山碑亦有格于上下光被八幽
之文去此碑不遠亦可相證也愚嘗平心論之借使京
省作橫被者亦當兩存以相參質不必定斥光字之
非況於義理光字更為足乎 桂馥云碑云宜蒙納許
以福海內欣戴之望今本隸釋作福祿之福顏氏匡謬心
俗云副貳之副字本為福從衣畱聲張平子西京賦仰福
帝居東京賦順時服而設福傳寫為舛衣轉為示讀
者便呼為福祿之福失之遠矣馥按裴松之魏志注載

獻帝冊魏王詔曰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
大願語意正與碑同漢隸分韻屋部福字下有福字
從衣注云魏臣奏蓋隸釋元作從衣之福轉寫誤從
示廣韻福敷救切衣一福亦不應收入屋韻申鑒政體
篇云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福亦當從衣史記
龜策傳邦福重寶徐廣音副尹宙碑位不福德武
榮碑爵不副德是福即副也

魏受禪碑 隸釋云碑以切手為契以烟煴為網緼以烟于六
宗為禋于六宗 兩漢金石記云洪所未釋者機即璣字
鹿即麓字照即昭字至若之字上作橫畫尤於反心之旨

相合此最有益于六書者而婁氏字原不收近日顧氏
隸辨收之乃訛作上撇何也

魏

漢孔子廟碑

隸釋云碑以烟煨為網緼

金石錄云碑有

云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咨歎聲一
字為句東魏孔廟李仲璇碑亦有咨可謂開闢之
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意當時文體如此虞書二
典用咨發端者甚多古人重其事重其詞則為嗟
歎之聲以聳人聽非若後世之用噫嘻吁等字止于
悲涼感慨也金石存云爾雅釋詁茲斯咨咨已此也
邢昺疏云咨與茲同碑云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

表者已漢隸字原云義作茲蓋非假借咨實有此
義也兩漢金石記云碑以縱為蹤揖為輯班為班姿
為資恪為恪霧為霧咨為咨大皓為太皞尋之
為尋蓋涉偶移左右耳至於世代之世則下橫畫右出
與卅為三十字之廿旁加一者迥不相同今諦審石本
卅餘年卅字右邊直畫垂下之勢宛然此亦講隸法
者所宜知也隸辨第引武榮碑年世六之字以為與
世代字無別而不知引此碑也其可以魏人之隸而少之耶
山左金石志云碑中假借變體字具載諸家著錄
惟揖五瑞與今尚書輯五瑞不同段若膺大令尚書撰

異云捐唐石經以下作輯當是衛苞改也王肅尚書注捐合也五帝本紀作捐正義曰捐音集漢書郊祀志捐五瑞字從手凡捐訓合凡輯訓和似同實別玉篇廣韻皆曰輯和也不言聚也按此說甚精今諸家以此碑捐字與輯同是不知捐輯二字絕不相通且不知尚書本作捐字其作輯者唐以後譌本也

按堂云碑以太昊作太皓漢石刻淳于長夏承碑皓天不弔冀州從事郭君碑皓天不弔外黃令高彪碑恩如皓春李翕析里橋郁閣頌精通穹皓義並作昊然則昊與皓文皆通用也又荀子成相篇皓天不

復楊倞註皓與昊同楚詞遠遊歷太皓以右轉兮注

皓一作皦劉熙釋名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也幽

都賦昊爾太虛服虔曰守死善道不染流俗是謂

浩爾太素用是知漢人于文字通義有依據如此

魏膠東令王君斷碑 兩漢金石記云漢隸字原云喜義

作熙蓋喜字古通熙是碑因又以喜通也

魏廬江太守范式碑 隸釋云噴即蹟字隸即赫字 兩漢

金石記云洪云噴即蹟字非也易繫辭傳聖人有以見

天下之蹟字九家作冊京作噴訓情也虞翻曰噴謂

初也楊雄太元曰化在噴也范望注云陽氣潛在地下養

萬物之根莖故云化在噴準此二訓正與探字義合

吳天發神讖碑 出曝書亭集云文曰天璽元年泰其
下蓋有月字揚雄太元經曰運諸泰政王莽候鉦文曰
重五十泰斤咸書七為泰而吳興國山碑有云神女告
徵表祥者世有七與是碑先後建立則為七月無疑耳

吳禪國山碑 神鐘神壘 金石存云碑云三表納貢三籀
文四字金石錄作三非是 兩漢金石記云是碑玉皆書作
王一皆書作式四或作三七皆作泰皆古體之僅存者
泰字則洪氏嘗說之矣廿卅字則古本左傳已然
王昶云碑以壁流離為琉璃與武氏石室祥瑞圖同

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 潛研堂云文云昔臧武仲先犯齊壯
不令予邑蓋用左氏傳齊侯將與臧紇田事壯與壯古
書往通用其云長沙人桓伯序者桓階也魏志階字伯緒
此碑作序古人名字多相應當以序為正 授堂云按魏
志列傳桓階字伯緒碑以緒為序爾正釋詁序緒也是
古字通故也碑以仲為中大為大莊為壯趾為止皆古通
用字 桂馥云碑云昔臧武仲先犯齊壯不令與己邑考左
傳齊壯公將為武仲田與之言代晉武仲以鼠為喻遂不與
田碑指此事謚法武而不遂曰莊此莊字本作壯晉時在傳
尚作齊壯公後改為莊耳

碑文周志曰文嘉
系服口襪以
立於今孤之津

晉齊太公呂望表 廣川書跋云其言服元襪而說文無此字

惟曰漢令改衣耕謂之襄而衛宏字說與昭卿字指則有

之如許慎所遺古文象矣昭卿因宏以有記非得之是碑豈

知宏之為有據哉 金石文字記云水經注縣故汲郡治

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瀄急人亦謂之碯谿言太公常釣

于此也今其文曰般谿之山明靈所託般即碯之異文此

碑是元忌所立無字作无

晉保母碑志郎耶王獻之保母 姜夔跋云獻之之稱郎耶

是時晉豈有郎耶者亦本其世之所自為耳

錢晉神道碑陀作純 亳州老君碑年作雋 並考補遺



